大戴礼记

主言第三十九

摇摇孔子闲居，曾子侍。孔子曰：“参，今之君子，惟士与大夫之言之间也，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矣。于乎！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！哀哉！”

曾子起曰：“敢问：何谓‘主言’？”孔子不应。曾子惧，肃然抠衣下席曰：“弟子知其不孙也，得夫子之间也难，是以敢问也。”

孔子不应，曾子惧，退负序而立。孔子曰：“参！女可语明主之道与？”曾子曰：“不敢以为足也，得夫子之间也难，是以敢问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吾语女：道者，所以明德也；德者，所以尊道也。是故非德不尊，非道不明。虽有国焉，不教不服，不可以取千里。虽有博地众民，不以其地治之，不可以霸主。是故昔者明主内修七教，外行三至。七教修焉，可以守；三至行焉，可以征。七教不修，虽守不固；三至不行，虽征不服。是故明主之守也，必折动于千里之外；其征也，衽席之上还师。是故内修七教而上不劳，外行三至而财不费，此之谓明主之道也。

曾子曰：“敢问：不费、不劳，可以为明乎？”孔子愀然扬麋曰：“参！女以明主为劳乎？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，不下席而天下治。夫政之不中，君之过也。政之既中，令之不行，职事者之罪也。明主奚为其劳也？昔者明主关讥而不征，市廛而不税，税十取一，使民之力，岁不过三日，入山泽以时，有禁而无征，此六者取财之路也。明主舍其四者而节其二者，明主焉取其费也？”

曾子曰：“敢问：何谓七教？”孔子曰：“上敬老则下益孝，上顺齿则下益悌，上乐施则下益谅，上亲贤则下择友，上好德则下不隐，上恶食则不耻争，上强果则下廉耻，民皆有别，则贞、则正，亦不劳矣，此谓七教。七教者，治民之本也，教定是正矣。上者，民之表也。表正，则何物不正？是故君先立于仁，则大夫忠，而士信、民敦、工璞、商悫、女愿、妇空空，七者教之志也。七者布诸天下而不窕，内诸寻常之室而不塞。是故圣人等之以礼，立之以义，行之以顺，而民弃恶也如灌。”

曾子曰：“弟子则不足，道则至矣。”孔子曰：“参！姑止！又有焉。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，必别地以州之，分属而治之，然后贤民无所隐，暴民无所伏；使有司日省月考之，岁诱贤焉，则贤者亲，不肖者惧；使之哀鳏寡，养孤独，恤贫穷，诱孝悌，选贤拳能。此七者修，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。上之亲下也如腹心，则下之亲上也如保子之见慈母也。上下之相亲如此，然后令则从、施则行。因民既迩者说，远者来怀。然后布指知寸，布手知尺，舒肘知寻，十寻而索；百步而堵，三百步而里，千步而井，三井而句烈，三句烈而距；五十里而封，百里而有都邑；乃为畜积衣裘焉，使处者恤行者有兴亡。是以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、言语不合，莫不来至，朝观于王。故曰：无市而民不乏，无刑而民不违。毕弋田猎之得，不以盈宫室也；征敛于百姓，非以充府库也；慢怛以补不足，礼节以损有余。故曰：多信而寡貌。其礼可守，其信可复，其迹可履其于信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也，如四时春秋冬夏。其博有万民也，如饥而食，如渴而饮，下士之人信之夫！暑热冻寒，远若迩；非道迩也，及其明德也。是以兵革不动而威，用利不施而亲，此之谓‘明主之守也，折冲乎千里之外’，此之谓也。”

曾子曰：“敢问，何谓三至？”孔子曰：“至礼不让而天下治，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，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。明主笃行三至，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，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，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。”

曾子曰：“敢问：何谓也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明主以尽知天下良士之名，既知其名，又知其数；既知其数，又知其所在。明主因天下之爵，以尊天下之士，此之谓‘至礼不让而天下治’。因天下之录，以富天下之士，此之谓‘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’。天下之士说，则天下之明誉兴。故曰：所谓天下之至仁者，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。所谓天下之至知者，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。所谓天下之至明者，能选天下之至良者也。此三者咸通，然后可以征。是故仁者莫大于爱人，知者莫大于知贤，政者莫大于官贤，有士之君修此三者，则四海之内拱而俟，然后可以征。明主之所征，必道之所废者也。彼废道而不行，然后诛其君，致其征，弔其民，而不夺其财也。故曰：明主之征也，犹时雨也，至则民说矣。是故行施弥博，得亲弥众，此之谓‘衽席之上乎还师’。”

【译文】

孔子在家闲住的时候，曾子陪伴着他。孔子说：“曾参！现在的君子，所讲的话不出于‘士’和‘大夫’他们的言语之间，很少讲到子爱下民的‘君子’的大道。唉！我有关君子的话，恐怕说不出来，没有见之于施行，就要死了吗！真是可悲得很啊！”

曾子站起来说：“我敢请问：什么叫‘君子的话’？”孔子不理他。曾子害怕起来，很严肃地提起衣服，离开席位，恭敬地说：“学生知道我有点不恭敬，我是因为很难得到老师的空闲，所以才大胆请问的。”

孔子还不理他，曾子更害怕了，退到墙边站着。孔子说：“曾参！可以同你谈贤明君子的道理吗？曾子说：“我不敢以为够资格谈这问题，因为很难得到老师的空闲，所以才大胆请问的。”

孔子说：“我告诉你：道使德彰明，德使道尊贵。没有德，道就不能尊贵；没有道，德就不能彰明。虽然有一个国家，君主不施行教化，人民不努力工作，千里的国土是不能治理好的。虽然有广博的土地，众多的人民，不用道来教化，是不能做成霸主，来统率诸侯的。所以贤明的君王，对内教化七教，对外推行三至。七教教化好，就可以自保，不怕他国的侵犯；三至推行了，就可以征战，维护安宁。七教不教化，虽想自保，可自己并不坚固，三至不推行，虽去征战，也不能使人臣服。所以贤明君王自保，必使敌人武器远离国境，使敌人不能来犯；他征战，也必定轻松的获胜，班师而回。所以对内教化七教，君王不会太辛苦；对外推行三至，国家财富就不会消耗不大；这就叫做贤明君王的道理。”

曾子说：“斗胆请问：君王做到国家财富消耗太大、自己不用太多力气就可以算贤明吗？”孔子眉毛一蹙脸色一变说：“曾参！你以为贤明的君王一定要用尽自己的力气吗？从前舜有禹和皋陶辅佐他。他不用自己行动而天下就治理了。所定的政令不好，这是领袖的错误。政策很好，命令不能执行，那就是底下人的罪过了。贤明的君王为什么一定要用尽自己的力气呢？以

前贤明的君王，在界门上，只询问检查，而不取费用；在买卖货物的市场，只收摊位的税，而不收货物的税；在田税方面，只收田地收成的十分之一；要人民服劳役，还看每年的收成，不超过三天；入山樵采，入泽网捞，规定适当的时节；时节不适当禁止樵采与网捞但是政府并不收取樵采与网捞的税；这六件是政府取财的路。贤明的君王舍弃了关、市、山、泽的税收节省了田税和民力，贤明的君王那里能让国家的财富消耗太大呢？”

曾子说：“大胆请问：什么是七教？”孔子说：“君高位的人尊敬老人，下面的人就格外的孝顺；居高位的人尊重长幼之序，下面的人就格外的爱敬兄长；居高位的人喜欢施德于人，下面的人就格外的真诚信实；居高位的人亲近贤者，下面的人就能够选择朋友；居高位的人爱好有德行的人，下面的人就不会隐藏贤者；居高位的人厌恶贪婪，下面的人就羞于争夺；居高位的人择善固执，下面的人就明廉知耻。人们皆能辨别，就人心坚定，则邪恶不为，做君王的也就不用尽气力来治理了，这就叫做七教。七教，是治民的根本。教育成功，那么人们就不会从恶了。居高位的人，是人民的榜样，即标准。标准正确，还有甚什么东西不正确？所以君王先立身于仁爱，那么高官自会忠诚、普通官员自会信实、人民自会敦厚、做工的人自会朴质、商人自会谨悫、未嫁的少女自会天真、已婚的妇女自会谦虚和顺，这七种是教育成功的标帜。这七种散布天下而不觉其细小，纳入于寻常小室而不觉其庞大（意谓：这七种教育成功的效果，大至天下，小至一室，无往而不宜。）所以圣人用‘礼’来显示人的层次，用‘义’来处理人的事宜，用‘顺’来实践人的道理，而人民的舍弃邪恶如同灌洗污秽，效果是显然可见的。

曾子说：“老师讲的道理很好，可学生还不够了解。”孔子说：“曾参！你先别说话，我还有话。从前贤明的君王治理人民是有办法的，他们将国土分为许多区域，给人民居住，同时设立许多官府，官府的属员，分别治理人民的事务，这样贤良的人民没有隐蔽，暴乱的人民没法匿藏；派有职权的官吏，经常的检察，而且定期的考核，年年都在发现提拔贤能的人，自然是好人亲附，而坏人害怕；又教人民哀怜无妻的鳏夫，无夫的寡妇；抚养无父母的孤儿，无子女的孤老；救济穷苦的人；表扬孝顺父母，兄弟和睦的人；选拔贤良的人，提举能干的人；这七件事做好了，那么举国上下就没有受刑罚的人了。在上的君王亲爱在下的人民如腹心一样，那么在下的人民亲附在上的君王也就如孩子看到慈母一样。上下相亲，如果发出命令，人民就会随从；有所律令，人民就全会奉行。因而人民自然是近的悦服，远的归顺。然后伸指看手，就知道得‘寸’有多长；伸手量臂，就知道得‘尺’有多长；舒开臂肘，就知道得‘寻’有多长；十寻而数尽，尽了量度的能事。六尺为步，百步为亩，三百步为里，千步为井，三井为句烈，三句烈为距，由量度土地而形成田野的形状。五十里立起土界，百里就有都或邑，就为人民畜聚起刍米禾薪、穿起皮衣，使居家的人关心行人旅途费用的有与无。所以中国境内外各族的人民，虽然服饰不同，言语不通，无不来到，向最高君王朝拜、参见。所以说：虽没有买卖货物的市场，人民也不会匮乏；虽没有严刑厉法，人民也不会违背政令。君王打猎所得禽兽，并不是用来充满宫室的；从人民那里征求敛取来的财贿车马兵甲等，也不是用来装满公家的府库的，而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的。

君王的心胸是博大的，经常忧虑人民的疾苦，拿出宫室府库里所藏的，来救济百姓贫乏。君王经常用礼仪规范，来约束自己生活的过度与有余。所以说：领袖显出内心的诚信越多，显出外形的虚饰越少。他的礼是可以遵行的，他的信用是可以证明的，他的行迹可以从履行于诚信上看出，如同春夏秋冬四季一样的明显。他众多的人民，饥饿时可以食，口渴时可以饮，那样的爱之深切。像这样的爱人民，在这样国土上的人民自然要信仰他了！君王的教化温暖像热天一样，严峻像寒冬一样，不论远近，人民都蒙受他的教化；远方的人和近地的人一样，并不是道路近，而是受得到他的光明的德教。所以他不用武力而使人畏服，不给人民封赏而人民依然亲附。这就是所谓"贤明领袖的自保，能抑制敌人的武器于国境很远之外，使敌人不敢来犯"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

曾子说："大胆请问：什么叫做三至？"孔子说："至，就是至极。礼到了极处，不用谦让而天下就治理了；赏到了极处，不用花费而天下的人才就高兴了；音乐到了极处，没有声音而天下的人民都和睦了。贤明的君王努力推行三至，所以各国的首领都可以知道他们的底蕴，天下守道的人才都可以招揽来作官员，天下的人民都可以接受指挥了。"

曾子说："大胆请问：这是什么意思？"孔子说："以前贤明的君王要知道天下贤能人才的名字。既知道他们的姓名，又知道他们的人数；既知道他们的人数，又知道他们住在那里。贤明的领袖凭着天下的爵位，使天下贤能的人才尊贵，这就是说"礼到极处，不用谦让，而天下就治理了"；凭借着天下的俸禄，使天下贤能的人富裕，这就是"赏到极处，不用私人花费，而天下的人才就都喜悦了"；天下的人才既然喜悦，自然歌颂之声大作，贤明的声誉就兴起来，这就是说"乐到极处，没有声音，而天下的人民都快乐了"。所以说：所以天下最仁爱的人，是能团结天下成为最亲爱的人；所谓天下最聪敏的人，是能够使天下纷歧的意见相辅相成，成为最和谐的人；所谓天下最明察的人，是能够选拔天下最贤能的人；这三件都做到了，然后可以从事于征讨了。所以仁者的作为，没有比爱人再大了；智者的作为，没有比知道贤能的人再大了；为政者的作为，没有比任用贤能的人再大了；有土地的君王将这三件做好，那么四海以内的人民都在等待着他来领导，然后可以从事征讨了。贤明的君王所征讨的，一定是放弃正道的人，他们废弃正道而不行，当然后诛杀他们的君王，引导他们走正道，安慰他们的人民，而不夺取他们的财物。所以说：贤明君王的征讨，如适时的雨一样，到那里，那里的人民就喜悦。所以执行、实施征讨的范围愈广博，得到拥护他的人民也愈众多。这就叫做"轻松的获得胜利，班师而回"。"

哀公问五义五第四十

摇摇鲁哀公问于孔子曰："吾欲论吾国之士，与之为政，何如者取之？"孔子对曰："生乎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；居今之俗，服古之服。舍此而为非者，不亦鲜乎？"哀公曰："然则今夫章甫、句屦、绅带而搢笏者，此皆贤乎？"孔子曰："否，不必然。今夫端衣、玄裳、冕而乘路者，志不在于食荤；斩衰、菑屦、杖而歠粥者，志不在于饮食。故生乎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；居今之俗，服古之服；舍此而为非者，虽有，不亦鲜乎？"

哀公曰："善！何如则可谓庸人矣？"孔子对曰："所谓庸人者，口不能道善言，而志不邑邑；不能选贤人善士而托身焉，以为己忧。动行不知所务，止立不知所定；汩选于物，不知所贵；从物而流，不知所归，五凿为政，心从而坏；若此，则可谓庸人矣。"

哀公曰："善！何如则可谓士矣？"孔子对曰："所谓士者，虽不能尽道术，必有所由焉；虽不能尽善尽美，必有所处焉。是故知不务多，而务审其所知；行不务多，而务审其所由；言不务多，而务审其所谓；知既知之，行既由之，言既顺之，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，富贵不足以益，贫贱不足以损。若此，则可谓士矣。"

哀公曰："善！何如则可谓君子矣？"孔子对曰："所谓君子者，躬行忠信，其心不买；仁义在己，而不害不志；闻志广博，而色不伐；思虑明达，而辞不争；君子犹然如将可及也，而不可及也。如此，可谓君子矣。"

哀公曰："善！敢问：何如可谓贤人矣？"孔子对曰："所谓贤人者，好恶与民同情，取舍与民同统；行中矩绳，而不伤于本；言足法于天下，而不害于其身；躬为匹夫而愿富贵，为诸侯而无财。如此，则可谓贤人矣。"

哀公曰："善！敢问：何如可谓圣人矣？"孔子对曰："所谓圣人者，知通乎大道，应变而不穷，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。大道者，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。情性也者，所以理然、不然、取、舍者也。故其事大，配乎天地，参乎日月，杂于云蜺，总要万物，穆穆纯纯，其莫之能循；若天之司，莫之能职；百姓淡然，不知其善。若此，则可谓圣人矣。"

哀公曰："善！"孔子出，哀公送之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问孔子说："我要了解一下我们国家讲学道艺的人，让他们来从政，要怎样的人适合用呢？"孔子答说："生在这个时代，倾慕古代的道艺；住在这个社会，穿用古代的服饰。自认是士而为非作歹的，不也很少了吗？"哀公说："然而在今日戴殷代的章甫冠、穿絇屦、拖着绅带而插笏的，难道都是贤人吗？"孔子说："不！不一定这样。现在穿着端衣、玄裳，戴着冕，而坐路车，准备着斋戒和祭祀的人，一心诚敬，想不到吃荤辛；穿着斩衰、营屦的丧服，扶着杖，而歠饮稀粥的人，满怀悲哀，想不到饮酒吃饭。既然心有所注，就想不到其他，所以生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倾慕古代的道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艺；住在这个社会，穿用古代的服饰。一心要以倾慕古人道艺的人自居，不这样而为非作歹的，虽然有这种人，但不也是很少吗？”

哀公说：“好！怎样才可说是庸人呢？”孔子对答说：“所谓庸人，嘴不能讲善良的话，而心志散漫；不能选择自爱的贤人、爱人的善士，将自己托附他们，如此为自己召来了忧虑。在行动的时候，还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，在停止的时候，还不知道使自己安定的是什么；天天在财物上打算，不知道应该尊重的是什么，随物欲而丢，不知道怎样回归正道；只为满足官能的物欲，为从政的目标，心地跟着败坏。像这样的人，就可以说是庸人了。”

哀公说：“好！怎么样才可以说是士呢？孔子对答说：“所谓士，虽然不能得到道艺的全部，必然是有所遵从的；虽然不能做到尽善尽美，必然是有所依据的。所以知道的不一定要多，而一定要详细了解他所知道的是什么；实行的不一定要多，而一定要详细的了解他所遵从的是什么；说的不一定要多，而一定要详细的了解他说的内容是什么。知道的既然知道是道艺，实行的既然经由的是道艺，讲的既然遵行的是道艺，就像性命肌肤一样不可移动，富贵不能使他增加什么，贫贱不能使他减少什么。像这样的人，就可以说是士了。

哀公说：“好！怎么样才可以说是君，子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所谓君子，亲身去实践忠信，他的心不以忠信收买别人的心；只是尽力去实现仁义而已，他不伤害人，也不嫉忌人；所到的、记住的知识很渊博，可是没有一点骄矜的脸色；思想很开明，考虑很通达，对人谦让，没有争执的言辞；君子的样子很和善，好像是可以赶得上的，而终竟是无法赶上的。像这样的人，可以说是君子了。”

哀公说：“好！大胆请问：怎么样才可说是贤人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所谓贤人，喜好和厌恶与人民的心情相同，取用或丢弃与人民的行为相同；行为合乎正直的标准，但并非矫揉做作，而影响了本性；言论可为天下的法则，得到人民的信任，又不会伤害到自身；自己是一个平民，却想有财有势，做一番事业；一直做到诸侯，有财有势了，但是一切还为人民，自己却仍是穷人。像这样的人，就可以说是贤人了。”

哀公说：“好！大胆请问：怎么样才可以说是圣人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所谓圣人，他的智慧能通彻天、地、人三才的大道理，适应事物的种种变化而不因顿，能够了解万物天赋的性情以及由天性发动的情。所谓天、地、人三才的大道理，就是表现出变化以及由变化而凝成万事万物的啊。至于天赋的性以及由天性发动的情，则是理出“是”与“非”、“取”与“舍”的根源。所以圣人的事业很大，他的德行配合于天地，他的光明普照不亚于日月，他被人民所仰望有如云蜺；所有万事万物，是穆穆的敬慎的样子，是肫肫的恳诚的样子，那是没有人能照着他做的，好像天所主管的事，是没有人能够掌理的；可是百姓受到了他的恩惠，还漠然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。像这样的人，就可以说是圣人了。”

哀公说：“好！”孔子走了，哀公送他出门。

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

摇摇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大礼何如？君子之言礼，何其尊也？”孔子曰：“丘也小人，何足以知礼？”君曰：“否！吾子言之也！”孔子曰：“丘闻之也：民之所由生，礼为大。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明也，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，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、婚姻、疏数之交也，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。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，不废其会节。有成事，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。其顺之，然后言其丧算，备其鼎俎，设其豕腊，修其宗庙，岁时以敬祭祀，以序宗族，则安其居处，丑其衣服，卑其宫室，车不雕几，器不刻镂，食不贰味，以与民同利，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。”

公曰：“今之君子，胡莫之行也？”孔子曰：“今之君子，好色无厌，淫德不倦，荒怠傲慢，固民是尽，忤其众以伐有道，求得当欲，不以其所。古之用民者由前，今之用民者由后。今之君子，莫为礼也！”

孔子侍坐于哀公。哀公曰：“敢问：人道谁为大？”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：“君及此言也，百姓之德也，固臣敢无辞而对。人道政为大。”公曰：“敢问：何谓为政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政者，正也。君为正，则百姓从政矣。君之所为，百姓之所从也。君所不为，百姓何从？”

公曰：“敢问：为政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夫妇别，父子亲，君臣严，三者正，则庶民从之矣。”公曰：“寡人虽无似也，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。可得而闻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古之为政，爱人为大，所以治。爱人，礼为大，所以治。礼，敬为大。敬之至也，大昏为大，大昏至矣。大昏既至，冕而亲迎，亲之也；亲之也者，亲之也。是故君子兴敬为亲，舍敬是遗亲也。弗爱不亲，弗敬不正；爱‘与’敬，其政之本公曰：“寡人愿有言，然冕而亲迎，不已重乎？”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：“合二姓之好，以继先圣之后，以为天地、社稷、宗庙之主，君何谓已重乎？”公曰：“寡人固。不固，焉得闻此言也？寡人欲问，不得其辞，请少进。”孔子曰：“天地不合，万物不生。大昏，万世之嗣也，君何以谓已重焉？

孔子遂有言曰：“内以治宗庙之礼，足以配天地之神明；出以治直言之礼，足以立上下之敬。物耻足以振之，国耻足以兴之。为政先礼。礼者，政之本与！”

孔子遂言曰：“昔三代明王之政，必敬其妻、子也有道。妻也者，亲之主也，敢不敬与？子也者，亲之后也，敢不敬与？君子无不敬也，敬身为大。身也者，亲之枝也，敢不敬与？不能敬其身，是伤其亲；伤其亲，是伤其本；伤其本，枝从而亡。三者，百姓之象也，身以及身，子以及子，配以及配，君子行此三者，即忾乎天下矣。大王之道也如此，则国家顺矣。”

公曰：“敢问：何谓敬身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子过言，则民作辞；过动，则民作则。君子言不过辞，动不过则，百姓不命而敬恭。如是，则能敬其身；能敬其身，则能成其亲矣。”

公曰：“敢问：何谓成亲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子也者，人之成名也。百姓归之名，谓之‘君子之子’，是使其亲为君子也，是为

成其亲名也已。”

孔子遂言曰：“古之为政，爱人为大；不能爱人，不能有其身；不能有其身，不能安土；不能安土，不能乐天；不能乐天，不能成身。”公曰：“敢问：何谓成身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不过乎物？”公曰：“敢问：君子何贵乎天道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贵其不已，如日月西东相从而不已也，是天道也；不闭其久也，是天道也；无为物成，是天道也；已成而明，是天道也。”公曰：“寡人蠢愚冥烦，子识之心也！”孔子蹴然避席而对曰：“仁人不过乎物，孝子不过乎物，是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，事天如事亲，是故孝子成身。”

公曰：“寡人既闻是言也，无如后罪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子及此言也，是臣之福也！”

【译文】

哀公问孔子说：“博大的礼怎么样？君子说的礼，为什么那样重要？”孔子说：“孔丘只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平民，不敢称君子，那里够资格说是知礼呢？”鲁君说：“不！先生，你说罢！”孔子说：“孔丘听说过：人民所生活的，礼是最重要的。没有礼，就没法依时奉祀天地的神明；没有礼，就无法辨明君臣、上下、长幼的地位；没有礼，就没法分别男女、父子、兄弟的亲属关系，以及姻戚、朋友的远近疏密；君子就因为这些原因，才这样的尊敬礼。然后尽其所能教导百姓，使他们不丧失这些礼的内容。把这些礼数教导百姓，有了效果，然后从事于各种礼器、礼文、礼服的讲究与修饰。百姓都顺从君子的教导，然后告诉他们有关丧葬的仪文节数和丧服的亲疏次序，使他们具备鼎、俎等祭器，使他们陈设豕、腊等祭品，使他们建立宗庙，将祖先神主供奉在里面，过年过节，按时以虔敬的心祭祀；祭祀后，以辈分、年龄序次，会集同姓食饮，以促家族情谊。于是使他们的居处都能适应环境，使他们不同的衣服各自适合工作，再教导他们节俭，住房不求高大，坐的车子不要雕饰，用的器具不要精雕细刻，吃的菜肴不要过多，因此所有人民都过上富足的日子，以前君子的行礼就是这样。

哀公说：“现在的君子，为什么不是这样呢？”孔子说：“现在的君子，对女色爱好而没有满足，使德行放纵而不知厌倦，荒淫、怠忽、骄傲、疏慢，所以人民看到这样就完了；又违逆群众的心理，征讨有道的国家，只求他欲望的满足，不走那正当的道路。以前的君子对人民是照前一段话去做，现在的君子对人民是照后一段话去做。现在的君子是不讲究礼的啊！”

孔子陪坐在哀公的身边。哀公说：“大胆请问：人的道理那个为最大？”孔子因感动而变了脸色说：“您问到这句话，是百姓的幸福，所以我敢不礼让而答。人的道理是以‘政’为最大。”哀公说：“大胆请问：什么叫做‘为政’？”孔子对答说：“政，就是‘正’的意思。君王做得正，百姓就跟着做得正。领袖所做的，就是百姓所跟从的。领袖所不做的，百姓如何去跟从？”

哀公说：“大胆请问：为政要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丈夫和妻子的职责要辨别得很清楚，父亲和儿子的感情要表现得很亲切，君王和大臣的地位要分得很清楚，做君王的把这三件事做得很正确，百姓就跟着他走了。”哀公说：“寡人虽不肖，却很想听一听做这三件事的道理，我能听一听吗？”孔子说：“古人为政，把爱人看得最大，所以能够得到至理。爱人，把礼看得最大，所以能够得到至理。礼，是以敬为最大；敬又是

重要极了，以大婚——国君的婚礼——为最大，大婚是重要极了。大婚既然重要极了，要戴着冕去亲自迎娶，这是表示亲近她的意思；亲近她，就是亲爱她的意思。所以君子要拿出敬意来促成亲切；抛弃了敬意，就是丢掉了亲切啊。不爱就不亲切，不敬就不正当；‘爱’和‘敬’，那应是政治的根本罢？”

哀公说：“寡人有话想说，照这样戴着祭天地祖先的冕，去亲自迎娶，礼数不是太重了吗？”孔子激动的变了脸色说：“撮合两家的好事，来延续先圣周公的后嗣，来作祭祀天地、社稷、祖先的主持人，您怎么能说太重了呢？”哀公说：“寡人固陋还是不固陋，怎么能听到这种话呢？寡人想再问一些，不晓得怎样讲，请先生多说一些罢。”孔子说：“天地阴阳的气不交合，万物就不能产生。万代的承继，皆由大婚开始，您怎么说太重了呢？”

孔子又说道：“在家里，行祭告祖先的礼，能够配合天地的神明；在朝廷上，行正式宣布的礼，能够建立臣民的敬爱。没有做好的事，大婚以后，能够使他振作起来；没有治好的国，大婚以后，能够使他兴复起来。为政要以礼为先，礼是政治的根本啊！”

孔子说道：“以前夏、商、周三代贤明君王的为政，一定敬重他的妻和子，是有道理的。妻，父母亲生前的供养、死后的祭祀，都是她主办的，敢不敬重吗？子，他是父母亲的骨肉，为父母亲传宗接代的后嗣，敢不敬重吗？君子无往而不用敬，但以敬自身为最重大。自身啊，是由父母亲的本源生出来的枝条，敢不敬重吗？不能敬重自身，就是伤害了父母亲；伤害了父母亲，就是伤害了本源；伤害了本源，枝条就跟着丧亡了。这三件事，也是百姓的现象；自身，要敬重到自身；儿子，要敬重到儿子；配偶，要敬重到配偶；有领导地位的君子能实践这三件事，就能做百姓的表率，做到领导天下的最高君王了。大王能够把周代兴起来的道理，就是这样；这样，国家就平安了。”

哀公说：“大胆问：怎么样叫做敬自身？”孔子说：“君子既使说错了话，人民也拿说的话为言辞；君子做错了事，人民就也拿做的事为榜样。君子说话，不能作错误的言辞；君子做事，不能作错误的榜样；百姓不等待命令，就做到了敬恭。这样，就是能够敬重自身了；能够敬重自身，就能够使父母亲成功了。”

哀公说：“大胆请问：怎么样叫做使父母亲成功？”孔子说：“‘君子’，是一个人修德成功的名称。百姓把一个名称加在他的身上，叫他做‘君子的儿子’，这是使他的父母亲成为‘君子’了，这就是使他的父母亲得到成功的名声了啊！”

孔子接着说：“古人为政，把爱人看得最大；不能爱人，就会被人仇视，不能保他自身；不能保他自身，就须时常避害，不能有安定的居所；而不能有安定的居所，就不免怨天尤人，不能够乐爱于天道；而不能够乐爱于天道，就不能快乐的工作下去，也就不能使自身得到成功。”哀公说：“大胆请问：怎么样才算做自身成功？”孔子说：“不做错误的事。”哀公说：“大胆请问：君子为什么重视天道呢？”孔子对答说：“重视它的运行不止，君臣的朝会举行不辍，犹如日月的东升西落相从不止，这就是天道；人君不断以政教开导万民，犹如天不断的开启万物，这就是天道；人君不须有所营求而天下自理，犹如天下见有何作为而万物尽成，这就是天道；人君化民成治而功德显著，犹如天的化成万物而功效彰明，这就是天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道。”哀公说：“寡人蠢笨、愚昧、冥顽、烦燥，你心里是知道的。”孔子双脚站起来，离开席位，很恭敬的说：“仁人不做错误的事，孝子不做错误的事，是仁人的敬奉父母如同敬奉天，敬奉天如同敬奉父母，由于这个缘故，孝子得到了自身的成功。”

哀公说：“寡人已经听到这些话，只怕将来再犯过错，怎么办？”孔子说：“您讲到这样的话，是臣我的福气！”

礼三本第四十二

摇摇礼有三本：天地者，性之本也；先祖者，类之本也；君师者，治之本也。无天地焉生？无先祖焉出？无君师焉治？三者偏亡，无安之人。故礼，上事天，下事地，宗事先祖，而宠君师，是礼之三本也。

王者天太祖，诸侯不敢怀，大夫、士有常宗，所以别贵始，德之本也。

郊止天子，社止诸侯，道及士大夫，所以别尊卑。尊者事尊，卑者事卑，宜钜者钜，宜小者小也。

故有天下者事七世，有国者事五世，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，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，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庙，所以别积厚者流泽光、积薄者流泽卑也。

大飨尚玄尊，俎生鱼，先大羹，贵饮食之本也。

大飨尚玄尊而用酒，食先黍稷而饭稻粱，祭啍大羹而饱乎庶羞，贵本而亲用。贵本之谓文，亲用之谓理，两者合而成文，以归太一，夫是谓大隆。

故尊之尚玄酒也，俎之生鱼也，豆之先大羹也，一也。

利爵之不啐也摇成事之俎不尝也，三侑之不食也，一也。

大昏之未发齐也，庙之未纳尸也，始卒之未小敛也，一也。

大路车之素幦也，郊之麻冕也，丧服之先散带也，一也。

三年之哭不反也，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也，县一磬而尚拊搏、朱絃而通越也，一也。

凡礼始于脱，成于文，终于隆。故至备，情文俱尽；其次，情文佚兴；其下，复情以归太一。

天地以合，四海以洽，日月以明，星晨以行，江河以流，万物以倡，好恶以节，喜怒以当，以为下则顺，以为上则明，万变不乱，贷之则丧。

【译文】

礼的根本有三类：天地是生性的根本，祖先是种族的根本，君师是治理的根本。没有天地，何能生人？没有祖先，何能出人？没有君师，何能活人？三者缺一，人就没有安宁了。所以礼，上敬奉天，下敬奉地，尊重祖先，而礼敬君师，这就是礼的三个根本啊。

王者郊祀太祖配合天，诸侯不敢这样想，大夫、士的始祖通常称为“宗”或“小宗”，这是他们对始祖的尊重，和王是有区别的。但尊重始祖，是德行的根本啊！

只有天子可行祭天大礼，诸侯可以行祭地大礼，士、大夫可以祭神，由此可以分别尊卑。地位越尊贵的敬奉尊贵的神，地位卑微的敬奉卑微的神，祭礼应该盛大的就盛大，应该简单的就简单啊。

所以领袖天下天子，在宗庙里供奉七世的祖先，有领导一国权力的诸侯，在宗庙里供奉五世的祖先；有五乘的土地的大夫，在宗庙里供奉三世的祖先；有三乘的土地的士，在宗庙里供奉两世的祖先。等待谷熟才能得食出卖劳力的农夫、平民，是不能

立宗庙来祭祀祖先的。由这里可以分出所积累的功德的厚薄。积累厚的，恩泽就流传广远；积聚薄的，恩泽就流传狭近。

举行大飨的礼，来给祭先王，用味道最淡的水酒，俎上摆着没有煮熟的腥鱼，拿出来的是没有调过味的肉汁，这是尊重饮食的本初啊。

举行大飨的礼，来祭先生，用味道最淡的玄酒，接着用醴醆、粢醍、澄酒等；吃是先食用较粗的黍稷，再食用少许较精的稻粱；祭时做“尸”的人用嘴唇尝一尝没有调过味的肉汁，再饱尝各种各色菜肴的滋味；既尊重本初而又实用。既尊重本初，来作为仪文；又切合实用，来顺应情理；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，就成为礼丰富的形式，而丰富的礼又归于太古时代的朴真；礼行到这样，可以说是最崇高的。

所以酒尊里用味道最淡的玄酒，俎上摆著没有煮过的生鱼，豆中先盛着没有调过味的肉汁，原因是一样的。

利献尸的爵里虽然还有酒，但不去啐奠；举行卒哭的祭礼，俎上虽有鱼肉，但不去品尝；宥劝尸食，至三饭而止，但自己仍不去吃；道理是一样的。

在大婚还没有举行斋戒以前，在庙祭还没有把尸送进祭堂以前，在丧家刚死还没有小敛以前，情况是一样的。

天子祭天时车轼上盖的是素巾，头上戴的是麻冠，丧礼在没有成服以前，絰带是散着没有系起来的，意义是一样的。

父母去世，服丧三年的哭声，是一泄而不返的；在祭祀文王时，唱清庙那首诗的歌声，是一人唱起而众人跟着赞叹的；同时配合的乐声，只是挂一片磬而用拊搏去敲击，瑟用朱絃而通达于越；声情是统一。

大概礼都是由简单开始，逐渐完善了节文，最后达到了隆盛。所以最完备的礼是人情与节文都表达得完美无缺；其次是以人情激起节文，以节文激起人情，相互影响；最低是恢复人情回到太古时的朴厚。

天地阴阳因此而交合，四海百姓因此而和洽，日月因此而光明普照，星辰因此而运行不息，江河因此而万古长流，万物因此而生生不息，好恶因此而制约，喜怒因此而恰当，以此而为下就能使人顺从，以此而为上就使人明察；不管如何变化，礼的道理总是不变；如果用礼有了差错，就会失败了。

礼察第四十六

摇摇孔子曰："君子之道譬犹防与？夫礼之塞，乱之所从生也；犹防之塞，水之所从来也。故以旧防为无用而坏之者，必有水败；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，必有乱患。"故婚姻之礼废，则夫妇之道苦，而淫辟之罪多矣；乡饮酒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失，而争斗之狱繁矣。聘射之礼废，则诸侯之行恶，而盈溢之败起矣。丧祭之礼废，则臣子之恩薄，而倍死忘生之礼众矣。

凡人之知，能见于然，不能见将然。礼者，禁于将然之前；而法者，禁于已然之后。是故法之用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。

若夫庆赏以劝善，刑罚以惩恶，先王执此之正，坚如金石，行此之信，顺如四时；处此之功，无私如天地尔，岂顾不用哉？然如曰礼云礼云，贵绝恶于未萌、而起信于微眇，使民日从善远罪而不自知也。孔子曰："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。"此之谓也。

为人主计者，莫如安审取舍。取舍之极，定于内；安危之萌，应于外。安者，非一日而安也；危者，非一日而危也；皆以积然，不可不察也。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积，不足以灭身。而人之所行，各在其取舍。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，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；刑罚积而民怨倍，礼义积而民和亲。故世主欲民之善同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异。或导之以德教，或欧之以法令。导之以德教者，德教行而民康乐；欧之以法令者，法令极而民哀戚。哀乐之感，祸福之应也。

我以为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，与汤武同。然则如汤武能广大其德，久长其后，行五百岁而不失；秦王亦欲至是，而不能持天下十余年，即大败之。此无佗故也，汤武之定取舍审，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也。易曰："君子慎始，差苦毫厘，缪之千里。"取舍之谓也。然则为人主师傅者，不可不日夜明此。

问："为天下如何？"曰："天下，器也。今人之置器，置诸安处则安，置诸危处则危；而天下之情，与器无以异，在天子所置尔。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，禽兽草木广育，被蛮貊四夷，累子孙十余世，历年久五六百岁，此天下之所共闻也。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，德泽无一有，而怨毒盈世，民憎恶如仇雠，祸几及身，子孙诛绝，此天下之所共见也。夫用仁义礼乐为天下者，行五六百岁犹存；用法令为天下者，十余年即亡；是非明敷大验乎？人言曰：'听言之道，必以其事观之，则言者莫妄言。'今子或言礼义之不如法令，教化之不如刑罚。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观之乎？"

【译文】

孔子说："做君王的道理，就好似筑堤一样吧？礼阻塞不行，就是祸乱发生的原因；就好像堤防阻塞不通，就是使洪水泛滥的原因一样。所以认为旧堤防没有用而毁弃了它，一定会遭到大水灾；认为旧礼教没有用处而废弃了它的，一定会引起大动乱。"如果婚姻的礼教废弃了，夫妻就很难相处，而许多胡乱苟合的罪恶就发生了；大家喝酒的礼废止了，长幼的次序就丧失，而

争夺打斗的官司就多起来了；聘射的礼废弃了，诸侯就肆意作恶，而骄奢盈溢的灾祸就跟着发生了；丧祭的礼废弃了，为人臣、为人子的就薄情寡义，因而背叛死者忘记祖先的人就多了。

一般人的智慧，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，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。礼是在恶事发生之前先加禁止，而法却是在恶事发生之后再加以惩治；因此，法的作用很容易看到，而礼所能产生的作用却难被人知道了。

至于用奖赏来鼓励人行善，用刑罚来惩罚人作恶，先王把握这一原则的坚定就如金石一样，推行这一原则的忠诚，就如顺着四季的轮回一样，对这原则所采取立场的公正，无私就如天地一样啊，那里会不用赏罚呢？然而所谓礼呀礼呀，就是在罪恶还没有萌发时就先消灭了它，从极微小的地方培养起诚信来，使百姓一天天接近善良，远离罪恶，而自己并不知道。孔子说："听断诉讼，我和别人一样；只是我尽力使他们没有争讼呀。"就是这个意思吧。

为做君王的人来筹划，没有比确定和明白取舍的原则更重要了。取舍的恰到好处，是在内心确定的；可是取舍以后，安危的预兆就在外界相应发生了。安定，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危险，也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；都是一天一天累积而成的，这道理不能不先看清楚。善事不多做，不足以成美名；罪恶做得不多，也不足以招杀身之祸。而每个人的所行所为，都取决于他们内心的取舍。用礼义来治理国家的，就积累着礼义；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的，就积聚着刑罚；刑罚积多了、人民就怨恨背叛，礼义积多了，人民就和睦亲爱。所以历来做君王的都希望人民善良，可是用来使人民善良的方法却并不相同，有的用德教去引导，有的用法令去强制。用德教去引导的，德教就会流行而人民安康快乐，用法令去强制的，法令就会极多而人民悲苦忧愁。人民悲哀或快乐的感觉，就正和灾祸或幸福是相应的。

我认为秦王想要尊崇祖先的宗庙，安定子孙的基业，和商汤、周武是一样的。然而，汤武就是推广他们的善德，使子孙长久在位，统治了五百年而没有失掉天下；秦王也想做到这理想，可把握天下只十多年，就垮得干净彻底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汤武在确定取舍的原则时很仔细，而秦王在确定取舍的原则时没有想明白。易经上说："做个领导者，在开始的时候要谨慎，因为开始毫厘的差错，到后来却错到千里。"这正是对取舍而说的。那么，做君王的老师的，就不能不白天晚上都讲这个道理。

问："治理天下要怎样呢？"答："天下就像器物，当人把器物，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；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；而天下的人情和器物没有不同，就看天子怎样安置了。汤武把天下放置在仁义礼乐上，恩德泽惠就很普及，连禽兽草木都大量繁殖，且还及四夷，而国祚累积到十几代，经过五六百年那么长久，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史实。秦王把天下放置在法令刑罚上，一点恩德泽惠都没有，社会上充满着怨恨，人民憎恶秦王就像对仇敌一样，灭亡的灾祸几乎降临在他自己身上，子孙都被杀光，这也是天下人共同看到的事实。用仁义礼乐来治理天下的，能够继续五六百年还存在；用法令刑罚来治理天下的，只有十几年就灭亡了；这不是很明显，很重大的效验吗？有人说：'听人说话的方法，是要凭他的行事来观察他，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乱说话了。'现在您们有的说礼义不如法令，教化不如刑罚。做君王的人为什么不凭殷周秦三代的史实来观察呢？"

夏小正第四十七

摇摇正月：

启蛰——言始发蛰也。

雁北乡——先言雁而后言乡者，何也？见雁而后数其乡也。乡者，何也？乡其居也，雁以北方为居。何以谓之居？生且长焉尔。“九月遰鸿雁”，先言遰而后言鸿雁，何也？见遰而后数之，则鸿雁也。何不谓南乡也？曰：非其居也，故不谓南乡。记鸿雁之遰也，如不记其乡，何也？曰：鸿不必当小正之遰者也。

雉震呴——震也者，鸣也。呴也者，鼓其翼也。正月必雷，雷不必闻，惟雉为必闻。何以谓之雷？则雉震呴，相识以雷。

鱼陟负冰——陟，升也。负冰云者，言解蛰也。

农纬厥耒——纬，束也。束其耒云尔者，用是见君之亦有耒也。

初岁祭耒始用暘——初岁祭耒，始用暘也。暘也者，终岁之用祭也。其曰“初”云尔者，言是月始用之也。初者，始也。或曰：祭韭也。

囿有见韭——囿也者，园之燕者也。

时有俊风——俊者，大也。大风，南风也。何大于南风也？曰：合冰必于南风，解冰必于南风；生必于南风，收必于南风；故大之也。寒日涤冻涂——涤也者，变也，变而煖也。冻涂也者，冻下而泽上多也。

田鼠出——田鼠者，嗛鼠也，记时也。

农率均田——率者，循也。均田者，始除田也，言农夫急除田也。

獭献鱼——獭祭鱼，其必与之献，何也？曰：非其类也。祭也者，得多也，善其祭而后食之。“十月豺祭兽”，谓之“祭”；“獭祭鱼”，谓之“献”；何也？豺祭其类，獭祭非其类，故谓之“献”，大之也。

鹰则为山桃鸠——鹰也者，其杀之时也。鸠也者，非其杀之时也。善变而之仁也，故其言之也，曰“则”，尽其辞也。

农及雪泽——言雪泽之无高下也。初服于公田——古有公田焉者。古者先服公田，而后服其田也。

采芸——为庙采也。

鞠则见——鞠者何？星名也。鞠则见者，岁再见尔。

初昏参中——盖记时也云。

斗柄县在下——言斗柄者，所以著参之中也。

柳稊——稊也者，发孚也。

梅、杏、杝桃则华——杝桃，山桃也。缇缟——缟也者，莎随也。缇也者，其实也。先言缇而后言缟，何也？缇先见者也。何以谓之？小正以著名也。

鸡桴粥——粥也者，相粥之时也。或曰：桴，妪伏也。粥，养也。

二月：

往耰黍，禅——禅，单也。

初俊羔助厥母粥——俊也者，大也。粥也者，养也。言大羔能食草木，而不食其母也。羊盖非其子而后养之，善养而记之也。或曰：夏有煮祭，祭者用羔。是时也，不足喜乐，善羔之为生也而祭之，与羔羊腹时也。

绥多女士——绥，安也。冠子取妇之时也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